

关于新见“芳卿悼亡诗”的通信

洪静渊 端木蕻良

洪静渊致端木蕻良的信

端木蕻良同志：

顷接读一位朋友寄来《曹雪芹之卒年》一文中引用芳卿的悼诗，来证明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，不是死于二十七年壬午。关于这一问题，吴恩裕同志曾在《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著和遗物》一文中，已据芳卿悼亡诗“乱啄玄羊重克伤”诗句中之“玄羊”二字，认定曹雪芹死于癸未年无疑。但所录“芳卿诗”，与我所见者不同。为了对照研究，先将他们所引的“芳卿悼亡诗”照录如下：

不怨糟糠怨杜康，乱啄玄羊重尅伤。
睹物思情理陈篋，仃君待殓鬻嫁裳。
织锦意深睥苏女，续书才浅愧班孀。
谁识戏语终成讖，窀穸何处葬刘郎。

此诗据吴恩裕同志讲，系书写在他新发现的书籍盖的里面。我对这首诗有些怀疑。

最近因编写《徽州人物志》，到处搜求有关书籍，从友人处获阅《旧雨晨星集》一书残本，作者署名转华夫人。原书内容大都记载名媛闺秀的风流韵事、中馈琐事。其中有一则叙述芳卿事迹颇详，因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关，亟录如下：

乡邻许芳卿，随父夷客金陵，美姿容，工诗善书。嫁一士人，家贫不习生事，治稗家言。后二年，不幸士人卒。芳卿伤之，以悼诗示余云：“不怨糟糠怨杜康，克伤乱啄重玄羊。思人覩物埋陈篋，待殓仃君鬻嫁裳。织锦意深惭蕙女，续书才浅愧班孀。谁知戏

语终成讖，欲奠刘郎望北邱。”

转华夫人在记事中并云：

芳卿夫死后，贫无所依，余乃劝其归乡里终老。

从转华夫人这段记载中，使我们知道芳卿姓许，是我们徽州人。这似乎是与曹雪芹有关的一个重要发现。但文中未说许芳卿嫁的这位“士人”是曹雪芹，只说那士人“家贫”：“治穉家言”，“后二年，不幸士人卒”。

按《旧雨景星集》作者转华夫人，据《西青散记》八卷本载：

转华夫人即安定君，歙西丰溪吴比部之内子程恭人也。名琼，字飞仙，同郡休宁率溪人。幼见董华亭《书画眼》一遍，遂能捷悟。及长，书画算奕，无不精敏，论事评理，微妙独绝。其神解所彻，文字象数，皆尘秕也。……

安定君既歿，所集《杂流必读》书殉于儿棺，无副本，巾箱中仅存一序稿：……

这说明转华夫人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子。以上所谓书箱盖上那首“芳卿悼亡诗”，既不合旧体诗的平仄，又词不达意，不似一个工诗的女子所作，可能是一个不懂作诗，而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人模糊地追忆出来的。而转华夫人所录许芳卿这首“悼亡诗”，则平仄和谐，诗意畅达，称得上一个工诗女子所作。如首句的两个典故，用得贴切。第二句“克伤乩詠重玄羊”“乩”指扶乩，即请鬼神上乩问休咎，在清代雍乾时期，封建士大夫家中常有这种迷信活动，《西青散记》一书中也有这种记载。三、四两句“思人覩物埋陈篋，待殮竹君鬻嫁裳”中，原书的“理”写应是“埋”字之误，古汉语“埋”与“藏”意义相通，但“埋”字含有散乱之意，如陈散原悼亡友诗：“遗篇稠叠埋陈篋，后有千秋未忍开。”从诗中用“埋”字来看，芳卿对诗是有一定修养的。五、六两句“织锦意深惭蕙女，续书才浅愧班姬”，用前秦窦滔妻苏蕙作迴文诗和后汉班昭为兄班固

续《汉书》的典故，来形容自己欲作迴文诗怀念亡夫，但没有苏蕙的才华，欲为亡夫续遗著，但没有班昭的学识。七、八两句“谁知戏语终成讖，欲奠刘郎望北邙”，“刘郎”借刘伶嗜酒的典故比喻其夫饮酒过度，终至丧生，末句紧扣首句的“怨杜康”，全诗突出其夫死于酒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有“望北邙”（安葬之地）而痛悼了！因此从全诗看，转华夫人说作者“工诗”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洪静渊

一九八二年元旦

端木蕻良致洪静渊的信

静渊同志：

来信和《芳卿悼亡诗真伪辨》一文都收到，您在搜集安徽逸文佚著，是很有意义的。您注意到转华夫人著作中，有关“芳卿”的“悼亡诗”原文，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。

按照您提供的“芳卿悼亡诗”的“原作”看来，平仄既调，字义也顺。它是定稿，没有修改的痕迹。北京发现木箱上的墨迹，是个改稿。因此，木箱上有“义重冒”三字以及其它痕迹。

这样一来，根据木箱改稿几处所提出的设想，认为：曹雪芹曾看过《梅影庵忆语》一书，并曾把冒辟疆记董小宛烹调技术的文字，略加修改抄入他的《斯园膏脂摘录》残稿里去，从而证明，芳卿也熟习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等等，也就更有值得探讨的余地了。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，在清代广为流传，如果确有芳卿其人，她是不会不知道的。

一九七七年十月，北京发现两个红松木旧式书箱，上面有行书诗句，据说原诗是一位女的发现的，用水闷、用手搓，找寻出来的。原诗改写痕迹宛在。现特录出，诗句释语也按原释

照抄如下：

不怨糟糠怨杜康，乱逐玄羊重剋伤（此句原作“丧明子夏又逝伤，地坼天崩人未亡”，后涂掉——裕注）。睹物思情理陈篋，竹君待殓鬻嫁裳（此句下面原作，“才非班女书难续，义重冒”，未写完下句就涂掉了）。织锦意深睥苏女，续书才浅愧班孀。谁识戏语终成讖，窀穸何处葬刘郎。

看来，北京发现木箱上的诗，和您去年在安徽发现转华夫人记下来的诗，有所不同。这就出现了您所说“真伪”问题了。哪首诗是原作呢？或者说哪个是定稿？也很可能两首都是真的，一是草稿，一是定稿。

可是，事情也不这样简单。如果转华夫人所记的“悼亡诗”并非出于伪造，确是原作，那么，不难判定，这位芳卿，是位会写诗的。格调虽不很高，起码平仄相谐，词可达意。至少这位“芳卿”作起诗来不像香菱那么吃力，虽是平铺直叙，却比较自然。但在红松木箱上的题诗的“芳卿”，作诗是显得吃力的。这两个“芳卿”的水平，使我们看出不一致来，用一句成语来形容：可谓“判若两人”。

如果这两个“芳卿”同是一人，那么，从诗句上来看，写在木箱上的应是初稿，而转华夫人收录的应是定稿，较为合理。

可是，这点又比较难以站住脚了。一般人都在纸上起稿，定稿后才会过录到箱子或其它上面的。现存的情况，分明是，箱盖上出现了草稿。与一般情况有所不同。

那么，是不是转华夫人发现了芳卿写的这首诗，而又润色加工之后，再书写出来的呢？也很可能。但从转华夫人谈到芳卿的身世时，她对芳卿的诗才是含有倾慕之情的，是把她当作女诗人来看待的。可是，木箱上的题诗并不能使人得到这种印象。

曹雪芹对烹调既是能手，所传《斯园膏脂摘录》残稿则多半是董小宛的烹调艺术的重现，而这位工诗善书的作者的诗作“芳卿悼亡诗”，还须转华夫人润色写定。这未免有点儿无独有偶了。

因为我没有看到您搜集到的转华夫人原作，没法作进一步的考察。发现两只红松木箱的时候，我当时病得很重，没能去看，只看到过印本。

现在发现了转华夫人收录的原诗，原著《旧雨晨星集》，又经您过目，是否请您再进一步加以探讨，鉴定一下这书的写作和印刻年代，以及传布范围，如果能够明确它不是伪托，那么，再和木箱上的题诗来对照，予以比较地考察，就会得出进一步的结果来了。不知您以为然否？

信写到这里，还要提到一点，就是芳卿所嫁的那位“士子”，您认为就是曹雪芹，这可能是由于先入为主的原故，您并没能提出直接有力的根据来，大概还是依据红木箱上的“芹溪居士”字样而来的。

由于转华夫人提到的那位“士子”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人，和作稗官小说的曹雪芹虽说有暗合之处，但目前情况也很难肯定说他就是曹雪芹。那么，从“玄羊”两字来判断，曹雪芹在“癸未”逝世的说法，当然也很难以转华夫人记下的诗句来作为依据了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去年看过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，还是比较客观的，也曾引出我个人的一点儿想法来，将来有机会再写出来，请求指正。专此，即致
敬礼！

端木蕻良谨上

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晨

又，按《西青散记》成书在乾隆二年，乾隆年间就付梓出版了。作者史震林在本书中介绍吴震生（玉勾词客）与程琼（转华夫人）夫妇事迹时，已说明转华夫人死于玉勾词客之前，而玉勾词客吴震生在本书写《西青散记序之前》和《西青散记序之后》时，就已自称为“鰥叟”了。

曹雪芹开始写《红楼梦》在乾隆十年后，逝世的时间则在

乾隆二十七年（1763）左右，所以转华夫人所收录之“芳卿悼亡诗”与曹雪芹的关系，从年代上看，是颇值得研究的。

端木蕻良又及

洪静渊关于《旧雨晨星集》给端木蕻良的复信

端木同志：

前信询问《旧雨晨星集》写作和印刻年代、传布范围诸问题，《文献》丛刊编辑部刘宜同志亦来信询问同类问题，现一併函复如下：

《旧雨晨星集》，转华夫人安定君著，玉勾词客吴震生集录。经查系嘉庆乙丑三月“瓜渚草堂”板本，书型与《重订西青散记》八卷本一般大小。我所见系白宣纸抄本。据闻程氏后人曾修订再版过。此书系程琮死后，由其夫吴震生集录付梓的。书前有吴震生的序文如下：

八月既望，余登选梦阁，入西斋，则安定君读书处也。睹其案积诗篇，篋盈文稿，欲为集成卷帙。吾妻生前，对历代才媛淑女，遇其事则记之，得其诗文则存之，对国朝闺秀名媛之作，尤勤于收集，虽片纸不废也。尝作诗云：“怜才不必分今昔，旧雨晨星一例收。”今以此书付梓，则名为《旧雨晨星集》。玉勾词客吴震生书于选梦阁之西斋

此书内容与序文相符，皆才媛淑女之作，如贺双卿，名贺秋碧，实有其人，可与《西青散记》相印证。书中亦有玉勾词客作品。另有志乘载转华夫人程琮，“又号无涯居士，少时则爱习书画，对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之作，能过目一遍则捷悟，默心摹写，宛如原作。成年后，治学不懈，精书画算奕，均有微妙独造之处”。从《西青散记》载其《集古今宫闱德容兼备者如千人题其上》一诗看，亦可证作者生前确曾注意才媛淑女事迹和诗作。鄙意转华夫人事迹对《红楼梦》成书有无影响，亦值得研究，尽管乾隆二年前她已死去。

洪静渊敬上 一九八二年二月